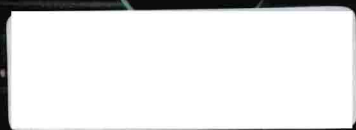


正史
CANON

TM

星球大战



TARKIN

塔金

[美] 詹姆斯·卢塞尼奥 著 姚向辉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STAR WARS™

星球大战

塔金

[美] 詹姆斯·卢塞尼奥 著 姚向辉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球大战：塔金 / (美) 詹姆斯·卢塞尼奥著；
姚向辉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220-09953-3

I. ①星… II. ①詹…②姚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1739 号

Copyright © & TM 2016 by LUCASFILM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Used Under Authoriz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Guo Yu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 Lt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进 21-2016-256

XINGQIUDAZHAN TAJIN

星球大战：塔金

[美] 詹姆斯·卢塞尼奥 著 姚向辉 译

统 筹
责任编辑
责任印制

张春晓
王其进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E-mail

<http://www.scpph.com>

新浪微博

scrmcbs@sina.com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照 排

(028) 86259624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148mm×210mm

字 数

7.5

版 次

210 千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书 号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ISBN 978-7-220-09953-3

3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目 录

1	一个男人的度量	(001)
2	对帝国的突然袭击	(007)
3	事后调查	(017)
4	一个少年的人生	(025)
5	猛兽天性	(036)
6	帝国中心	(046)
7	战争的大师们	(058)
8	皇帝的新探子	(068)
9	上行下效	(075)
10	一个更好的旺普鼠陷阱	(090)
11	公平游戏	(099)

12	藏踪匿迹	(110)
13	容易受袭的目标	(120)
14	决一死战	(134)
15	成事不足	(145)
16	损害控制	(157)
17	零失误	(166)
18	倒 悬	(176)
19	脚 印	(187)
20	腐肉尖峰	(197)
21	瓦 解	(205)
22	尖牙与利爪上的血色	(219)



一个男人的度量

有一条出现于帝国初期的谚语说：宁可流放外太空，也不驻扎贝尔德隆。有些评论员将其来源归于最后一批卡米诺出身的士兵，他们在克隆人战争中与绝地武士并肩战斗；其他人则认为这句话来自帝国学院毕业的第一代学员。除了表达对驻守远离核心世界的星球的厌恶，这句谚语还暗示驻守不同恒星系能够体现价值高低。一个人离科洛桑越近，对帝国大业就越重要。虽说到了科洛桑，绝大多数兵员都巴不得离皇宫越远越好，只要他的岗位不在皇帝那令人惊恐的视线范围之内就行。

在圈内人士看来，威尔赫夫·塔金被发配去外环星域一个无名星系的一颗荒凉卫星，这委实是个难解之谜。那附近最值得一提的行星也无非是沙漠星球塔图因和同样不适合居住的吉奥诺西斯；克隆人战争就在吉奥诺西斯饱经曝晒的地表打响，文明从此向吉奥诺西斯关上大门，只剩下帝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核心集团才会造访那里。一位曾经的上将和副官参谋长究竟做了什么，才会得到这么一个在绝大多数人眼中无异于流放的任命呢？

是什么样的不服从上级或玩忽职守才会让皇帝驱逐这位由他本人在战后提升为星区总督的高官呢？流言来势汹汹，在军队各分支内塔金的同侪之间蔓延。塔金在西部星带未能成功执行一项重要使命；他与皇帝或皇帝的头号亲信达斯·维达起了争执；他的爪子伸得太长，这是他暴露野心所付出的代价。然而，假如你认识塔金，哪怕只是大致知道他的成长历程和多年服役经历，就会知道这项任命的原因显而易见：塔金参与了帝国的某个秘密计划。

塔金壮烈牺牲数年后出版的回忆录这样写道：

经过许多思考，我逐渐认识到，我在哨兵基地度过的那几年，与我在埃里亚杜星腐肉高原受训的那几年一样对我影响深远，与我参与和指挥过的所有战斗一样意义重大。因为在我的看护下，诞生了一件迟早会改变和保证帝国未来的武器。它既是坚不可摧的要塞，也象征着帝国那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这个可移动深空战斗太空站是解开超空间奥秘与探索银河系的所有智能种族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施加更强硬的管理，让项目及时上线，挫败那些决心阻挠帝国之宏伟计划的企图。对空间站的恐惧，对帝国力量的恐惧，本该让我们创造出所需要的威慑。

塔金不止一次在他的个人著作中把自己的权威与皇帝和达斯·维达相提并论，哪怕是简单如监督新制服设计这样的任务，大概也是他投射自我的一种手段，他青睐的服饰要与皇帝的罩袍和达斯·维达的黑面具一样有标志性。

“分析科洛桑军服潮流的趋势后，我建议采取更加简洁的设计。”一个礼仪机器人说，“上衣应保持双排扣和颈圈，但去掉肩章和肩饰。还有，长裤不再沿用直筒，而是臀部和大腿向外展开，裤脚收紧，从而方便塞进平跟高筒靴。”

“值得表扬的修改。”塔金说。

“那么，长官，请允许我建议，阔管裤——当然了，是标准军服的灰绿色布料——搭配顶端带翻口的黑色齐膝长靴。上衣腰部系宽皮带，垂至大

腿中部。”

塔金望着银色人形裁缝：“尽管我能够赞赏编程者对优雅设计的追求，但我并没有兴趣在科洛桑或任何地方开创服装潮流。我要的仅仅是一套合身的制服。尤其是长靴。群星做证，我这双脚在歼星舰上走过的路比在地面上的都多，即便是在这种尺寸的设施上也是如此。”

RA-7 机器人亮闪闪的脑袋向一侧歪了歪，表示并不同意他的说法。“所谓‘合身’的制服与适合穿戴者的制服有着显著的区别，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长官。我还必须指出，身为星区总督，有权更加……怎么说呢……大胆一些。就算不在颜色上，也可以在织物的手感、上衣的长度和长裤的裁剪上。”

塔金默默考虑着机器人的建议。多年战舰和地面的军旅生涯对他穿到今天的那几身礼服和制服并不怎么仁慈，而哨兵基地也不会有谁胆敢批评他的这点小小僭越。

“好吧，”他最后说，“给我看看你的想法。”

塔金站在低矮的圆形平台上，深绿褐色的连体套衣从脖子到脚腕包裹身体，挡住了爆能枪、摸爬滚打和猛兽钩爪留下的伤疤，裁缝师站在他对面，几个激光探头用红色光束扫描他的身体，以微米精度测量数据并记录下来。他伸展双腿双臂，仿佛柱基上的雕塑，又好似被十多把狙击枪瞄准的靶子。裁缝师旁边是个全息台，在表面上投射出他的一比一全息像，可以按要求旋转和摆出不同的姿势，身上的制服款式也能随着机器人的无声指令而改变。

塔金简朴住处的剩余空间里摆着床铺、衣橱、健身器材、软垫旋转椅、两把款式更简单的椅子和椅子之间的光面写字台。他的个人喜好偏向黑色与白色，钟爱流畅的线条、精确的建筑风格，容不得一丝凌乱。宽阔的观察窗外是灯火通明的起降场和巨型护盾发生器，外围则是环绕哨兵基地的U字形贫瘠山脉。起降场上的狂风中停着两艘穿梭机，还有塔金的个人星际飞船腐肉尖峰号。

哨兵基地所在卫星的重力接近标准值，本身却是个寒冷凄凉的地方。有毒而稀薄的大气层包裹着这颗偏僻卫星，动不动就刮起漫天风暴，色彩寡淡得像是粉刷塔金住所的调色板。此时此刻，一场来势汹汹的风暴正沿着山脊呼啸而下，裹着石块和砂粒敲打观察窗。基地人员称之为“豪雨”，只是为了给如此风暴唤起的阴郁情绪添上一丝亮色。卫星环绕的气体巨星占据了大半个黑沉沉的天空。在卫星运行到本星系遥远的黄色恒星照射下的那些漫长日子里，炫光强得超出了人眼的承受范围，基地必须封闭或极化观察窗。

“意下如何，长官？”机器人问。

塔金打量着他的全彩色的全息影像，注意力没有放在修改后的制服上，而是望着制服里的那个人。五十岁的他瘦削得接近憔悴，曾经是赤褐色的头发已有缕缕银灰。遗传基因给了他蓝色的眼睛和快速的新陈代谢，也给了他凹陷的面颊，使得他这张脸像是戴着面具一样。自从战争末期，他的发际线日益后退，狭长的鼻子就显得更长了。他的嘴巴很宽，嘴唇很薄，左右两侧是深深的法令纹。许多人说他相貌严厉冷峻，但他更喜欢的形容是沉郁思索或者洞察世事。至于他的声音，人们将他的傲慢语气归咎于外环星域的教养和口音，他对此只觉得好笑。

他左右转动刮得干干净净的脸膛，抬起下巴。他在胸前抱起手臂，然后背起双手，最后叉腰而立，拳头搁在后腰眼上。他站直了只是略微超过人类平均高度的身体，摆出严肃的表情，用右手捻着下巴。他需要敬礼的对象寥寥无几，不过其中有一个是他必须鞠躬的，于是他试着鞠躬，后背挺直，但头没有低到阿谀奉承的程度。

“去掉靴子顶上的箍线，鞋跟再放低一些。”他吩咐机器人。

“好的，长官。靴子是标准的耐素靴筒和靴尖吗？”

塔金点点头。

他走下平台，从激光交织成的笼子里出来，绕着全息图走动，从各个角度打量制服。在战争期间，束带上衣扣紧时，衣襟线从一侧斜向下贯穿

胸部到另一侧的腰际；现在这条线变成垂直的了，符合塔金喜欢的对称性。紧贴两肩下方的是狭长的口袋，放置盛有穿戴者的加密信息的短圆筒。两排彩色小方格组成的军衔徽章贴在左胸袋上。

这身制服和帝国军服上都没有勋章和战役绶带的位置。皇帝蔑视对勇武和胆量的赞扬。在其他领袖可能会穿上最精致的合成丝服装的场合，皇帝依然只爱黑色印花的泽伊德布长袍，用头罩遮蔽他的面容——隐秘、严格、苦行。

“这样更符合您的喜好吗？”机器人问道，它的鞋匠程序命令全息投影仪按需求更改长靴。

“好多了。”塔金说，“不过腰带我还不满意。搭扣的中央加上军官的碟标，军帽上也加上相配的徽章。”他正要详细描述，但孩童时代的一段记忆引开了他的思路，他觉得有点好玩，不禁扑哧一笑。

那会儿他大概只有十一岁，身穿有多个口袋的马甲，他以为去腐肉平原远足，这个打扮最适合不过了。看见那件马甲，乔瓦叔公露出灿烂的微笑，紧接着爆发出一阵既慈祥又险恶的大笑。

“染点血估计还会更好看。”乔瓦如是说。

“您认为这个款式有什么地方很可笑吗，长官？”机器人的语气几近沉痛。

塔金摇头道：“不，没什么可笑的，我向你保证。”

他不是不明白试衣这件事有多么愚蠢。他知道他只是想让自己散散心，不去为战斗太空站的进度拖延而苦恼。从研究站点来的货物延迟发运，吉奥诺西斯的小行星采矿难以实现，监督项目进度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无法在截止期前完成建筑阶段，载有关键部件的运输船迟迟不到……

寂静随之而来，风暴在窗户上敲出疯狂的节奏。

哨兵基地无疑是帝国最重要的哨站之一。然而，塔金忍不住要琢磨，对他来说犹如父母的叔公（叔公曾经对塔金说，个人荣耀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会怎么看待眼下的事实：他最有出息的学徒正面临着沦为区区一

名行政官员的危险。

他的视线刚回到全息图上，就听见外面走廊里响起了匆忙的脚步声。

塔金的副官是个眼神清澈的金发年轻人，他得到进入房间的许可，便急忙迈步进门，干净利落地行了个礼。

“壁垒站发来高优先级的急件，长官。”

警觉和专注的神情抚平了塔金紧锁的眉头。壁垒站位于哨兵基地朝向派行星的核心方向，是个整備补给站，专供航向吉奥诺西斯的运输船使用，吉奥诺西斯是正在修建深空武器的地点。

“我不会容忍继续延迟的。”他开口道。

“明白，长官，”副官说，“但这次与物资供应无关。壁垒站报告说正在遭受袭击。”



对帝国的突然袭击

塔金住所的门呼的一声打开，消失在隔墙里，他身穿磨损的长裤和不合脚的皮靴，披着灰绿色的轻型长外套，大步走出房间。副官快步赶上个子比他还高的塔金的坚定脚步，礼仪机器人的尖细叫声在房门自动关闭前飘了出来。

“可是，长官，试衣还没完呢！”

哨兵基地原本只是由“胜利”级歼星舰部署的一个拥挤的驻防基地，在增加了许多调派而来或现场组装的预制模组之后，如今朝着四面八方伸出触手。基地中心是纵横交错的走廊，连接着所有预制模组，刺眼的强光灯、空气输送管道、消防管道和捆扎整齐的绵延线缆把天花板遮挡得严严实实。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是临时搭建的，但这里毕竟是星区总督威尔赫夫·塔金的地盘，因此辐射加热的走廊和墙壁纤尘不染，管道和线缆一丝不乱，还贴着字母和数字标签。工作过度的空气净化器过滤掉了循环空气中陈腐的气味。走廊里不但挤满了各种专家和低级军官，还能看见各种尺

寸和形状的机器人，它们用嘟嘟声、哔哔声、吱吱声彼此交谈，同时它们的光学探测器估算塔金前进的速度和动量，在最后一瞬间挪动履带、脚轮、反重力装置和难看的金属腿，让出道路。模糊的警报声和命令人员集合的广播声响成一片，连自言自语都很难听清，但塔金还是在通过耳机听取情况汇报，同时用贴在喉部的麦克风与基地指挥中心保持联系。

他大步走过一个穹顶模组，透过天窗可以看见风暴正在以全部力量攻击和摇撼基地，他把耳机又往耳朵里面塞了塞。他走出穹顶模组，逆着潮水般涌来的官兵和机器人继续前进，又九十度转弯，穿过两段短些的走廊，间隔门自动打开，每个结合点都有人员加入队伍：高级军官、海军士兵、通讯技师，有些年轻人留着平头，大多数身穿制服，全都是人类——于是等到他走进指挥中心，长大衣在背后如斗篷般飘飞，那场面就好像他在领导着一支游行队伍。

在塔金的要求下，这片四方形的空间是按照“帝国”级歼星舰的下沉式数据中心打造的。他一路上召集来的幕僚们鱼贯而入，跑向各自的岗位；本来就在房间里的人员起身敬礼，塔金挥手示意他们坐回旋转椅，自己踏上房间中央的平台，从这里他能看见所有的全息显示器、传感器读数和电码鉴别器。基地指挥官卡斯尔在他身旁，这个健壮的黑发男人伏在主全息投影台上，投影台上断断续续的粗糙画面中，过时的星际战斗机正在扫射壁垒站那闪闪发亮的外壳，整備站的炮台则用绿色激光脉冲还击。另一个全息台的画面比这一个更加模糊，长着昆虫翅膀的吉奥诺西斯劳工在机库里跑来跑去寻找藏身之处。一个失真的嘶哑声音在指挥中心墙上的扬声器阵列里叫喊。

“我们的护盾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四十，哨兵……干扰我们的通讯……与布伦塔尔失去联络。请求立即……哨兵。重复一遍：请求立即增援。”

塔金怀疑地皱起眉头：“偷袭？怎么可能？”

“壁垒站报告称，进攻船只发送了有效的全息网代码进入系统。”卡斯尔说，“壁垒站，你们能窃听这些战斗机之间的对话吗？”

“不能，哨兵。”回答隔了好一会儿才传来，“他们在干扰我们的信号网络。”

卡斯尔扭头望向塔金，像是想让他出他的位置，但塔金挥挥手，示意他留在原处。“能稳定一下图像吗？”他问控制全息投影仪的技师。

“对不起，长官，”技师答道，“放大增益只会让图像更模糊。信号似乎在远端就受到了破坏。我无法确定壁垒站有没有采取反制措施。”

塔金环顾控制中心：“我们这一端呢？”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全息网中继站。”通讯台前的技师说。

“外面在下雨，长官。”另一名技师补充道，坐在他附近的几个人吃吃地笑了。连塔金都忍俊不禁，尽管笑容转瞬即逝。

“和我们通话的是谁？”他问卡斯尔。

“索恩中尉，”指挥官答道，“他驻守壁垒站才三个月，但呼叫符合协议，信号经过高优先级加密。”

塔金在长外衣下背起双手，望向坐在电码鉴别器前的技师：“兵员花名册里有这位索恩中尉的照片吗？”

“在屏幕上了，长官。”技师说着，推了一下操纵杆，抬手指向一块显示屏。

塔金转动视线。索恩是个沙黄色头发的人类，有一对招风耳，模样与他说话的声音一样缺少经验。刚从哪个学院毕业的吧，塔金心想。他走下平台，到全息投影台前察看正在扫描的战斗机。全息视频时断时续，图像中有信号被破坏的杂讯。壁垒站的护盾抵消了进攻者的大多数能量波束，但也频频有抑制弹打穿护盾，整備站的某个深空码头随即亮起白热火球。

“是‘蒂基尔’和‘猎头者’。”塔金诧异道。

“经过改造，”卡斯尔说，“装有基础型号的超空间驱动器和升级的武器系统。”

塔金打量着全息图像：“机身上有标记。”他转向离鉴别台最近的一名技师，“在数据库里查找标记，看能不能确定我们在和谁打交道。”

塔金转身对卡斯尔说：“他们是自己飞来的，还是从攻击舰艇上起飞的？”

“是攻击舰艇释放的。”指挥官说。

塔金没有转身，说：“索恩中尉有没有给出运送战斗机的舰艇的全息视频或坐标？”

“有全息视频，长官，”有人答道，“但我们只看到了一眼。”

“重放那段信号。”塔金说。

另一张全息台透出模糊发蓝的图像：一艘有着扇形尾部的主力舰，球形控制模组位于中部。下斜弯曲的船首和光滑的船身使得它像是某种深海巨兽。塔金绕着全息台察看图像。

“这是什么鬼东西？”

“借来的，求来的，东拼西凑起来的飞船，长官，”有人答道，“主要是分离主义时代的技术。中央的圆球像是古老的贸易联盟机器人控制电脑，前半部分很可能来自商业行会的一艘驱逐舰。前向传感器阵列塔。敌友识别系统的标记模块符合独立星系邦联的‘天意’级、‘抗命者’级和‘慷慨’级战舰。”

“星际海盗？”卡斯尔猜测道，“私掠船？”

“他们提出了任何要求吗？”塔金问。

“目前还没有，”卡斯尔迟疑了半拍道，“乱党？”

“战斗机的机身标记查不到信息，长官。”有人说。

塔金摸着下巴，没有说话。他继续绕着全息影像台转圈，图像左下部一闪而过的波状失真抓住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什么？”他说，突然站得笔直，“在下面那个位置——看，又来了。”他默默计数，数到十，他紧紧盯着全息图像上的同一个区域，“又是一次！”他转向技师，“半速播放这段录像。”

全息视频开始重播，塔金望着画面的左下部默默计数。“看！”他在每一次出现失真之前叫道，“看！”

房间里的所有人都转动座椅望着画面。“加密干扰？”有人问。

“电离效应。”另一个人说。

塔金举起一只手，让众人停止猜测：“女士们，先生们，这不是猜谜游戏。”

“某种有规律的信号失真。”卡斯尔说。

“肯定有问题。”塔金默默地望着第三次播放的全息录像，他走向通讯台，对坐在那里的技师说，“命令索恩中尉露个脸看看。”

“长官？”

“叫他用摄像头对准自己。”

技师传达命令，扬声器里响起索恩的声音：“哨兵基地，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命令，但要是这么做就能得到援助，那我非常乐意从命。”

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望向全息显示器，几秒钟后，索恩的三维图像出现在全息台上方。

“识别结果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长官。”一名技师说。

塔金点点头，向一个麦克风俯身道：“请稍等，壁垒站。增援部队很快就到。”他仔细查看直播的全息视频，但他刚开始计数，信号就突然中断了，恰好不到能够证明失真是否存在的时间。

“怎么了？”卡斯尔问。

“正在处理，长官。”一名技师说。

塔金按捺住了然于胸的笑容，向右扭头对背后说：“我们有没有尝试对壁垒站打开无干扰信道？”

“我们一直在尝试，长官，”通讯技师说，“但无法穿透干扰信号。”

塔金走向通讯台：“我们在上面有什么资源？”

“停泊场基本上是空的，长官。”通讯技师盯着控制台说，“有萨利奇号、弗雷蒙德号和琥珀金号。”

塔金考虑着他的选项。哨兵基地的“帝国”级歼星舰核心公使号和舰队中的大部分主力舰正在护送货运飞船前往吉奥诺西斯，只留给他一艘护

卫舰、一艘拖船（这两艘船目前都是空置状态，停泊在静止轨道上）和显而易见的选择——琥珀金号，从赖洛思深空码头查缴来的“狩猎者”级歼星舰。

“呼叫伯克舰长。”他最后说。

“已经联系上了，长官。”技师说。

通讯台的全息投影仪里升起四分之一尺寸的船长画面。伯克身材瘦长，强有力的下巴上留着剪短的棕色胡须。“塔金总督。”他敬礼道。

“你知道壁垒站目前的事态吗，伯克舰长？”

“知道，长官。琥珀金号已经准备好了，您一下令就可以跳跃至壁垒站。”

塔金点点头：“准备好壁垒站的超空间坐标，舰长，但此刻我要你微跳跃到本星系朝向外环的边缘。明白了吗？”

伯克困惑地皱起眉头，但还是回答：“明白，总督。”

“你留在那里，等待下一步的指令。”

“要隐藏吗，长官？还是不隐藏？”

“我估计隐不隐藏都无所谓，舰长，但最好还是找个什么位置躲起来吧。”

“原谅我多问一句，长官，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遇到麻烦？”

“一向如此，舰长。”塔金严肃地答道。

全息图像消失，指挥中心陷入诡异的沉默，只能听见传感器和扫描器的声音，技师报告琥珀金号已经离开。沉默变成死寂，直到威胁评估台发出紧迫而绵长的警报声，所有人立刻警醒起来。威胁评估台前的技师扬起头。

“长官，传感器在红色区域探测到反常读数和克罗瑙辐射——”

“旋转尾迹！”另一名技师插进来说，“我们探测到来自超空间的进入信号，长官——这艘船很大，长 920 米，装备有 12 门涡轮激光炮、10 门点防御离子炮、6 座质子鱼雷发射器，在行星近侧显形，距我们 20 万公里，正